

《新居》 - 粵文短篇小說

作者: 講故盧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新居（上）

咔嚓。

鎖匙理所當然咁跌入黃銅色嘅大門門鎖匙窿。匙齒同機關形成反相嘅形態，恰巧 - 又或者係早有預謀咁 - 將一道筆直嘅隙縫開通。右手手腕輕輕向右扭旋，發出「咔嚓」一聲。

打開大門，眼前係一間仿如新生嬰孩嘅房間。三四個月前，呢個空間本來仲係混沌無序，散碎零落。然後佢突然好似一粒受精嘅卵子一樣，緩慢又平穩咁形成區隔、接管道。喺適當位置打通出口入口，一步一步添加各式各樣嘅功能。到咗今日，佢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新簇簇嘅住所。皚白嘅牆身反照日光，即使冇開燈都有燈火通明嘅感覺。旭日經由窗口斜照入屋，喺木紋磚地板上面形成一個熾白三角形，自窗口邊銳角向內擴散，恣意灑喺茶几同梳化之上。光線越過梳化，同牆身接觸，決斷咁改換角度，然後好似藤蔓一樣，沿住廳後雪白平面繼續攀藤。

阿康同裝修師傅約咗十一點鐘嘅新屋度見最後一次面。一方面師傅要交待裝修竣工同有關新屋嘅事宜，另一方面阿康都要將尾數嘅支票交畀佢。阿康拎出電話，屏幕顯示九點三十分，佢早咗好多上嚟。

阿康著住鞋入屋，將手上一袋重搵搵嘅物件放喺玄關度。星期六嘅早晨，唔少人依然休息，房入面非常寧靜，令人有種耳鳴嘅幻覺。阿康行去窗邊，打開窗口。閉塞嘅聽覺即刻復活甦醒，雀聲、狗吠聲、車聲、街道混合嘅各種聲響由缺口度傾瀉入屋。阿康將成個身埋喺墨綠色嘅梳化裡面。

呢間屋係阿康同阿琦嘅愛情結晶品。單位名義上係屬於阿康嘅，因為佢負責出錢。又或者應該咁講，係佢屋企幫佢出咗一筆，銀行按揭又借咗一筆，而阿康只係畀咗自己所能夠畀嘅一部份。上年一月，有晚屋企開飯，阿康老實比平時講多咗嘢。阿康下意識覺得阿爸喺度舖排，目的係想同佢講一啲嘢。食完飯，大家準備離開餐檯嗰一刻，阿爸突然問：

「康，有冇諗住買樓？」

「嗯...點買？樓價咁貴。可能租住先，等樓市回落少少，資金充裕啲，先再考慮。」

「結婚點都係有棟樓好啲嘅。老實同你阿媽傾過啲嘞，我哋會幫你出大部份首期，你得閒同阿琦睇吓邊度啱住啦。」

「吓？」

「就咁決定啦。」

「哦。多謝老實，多謝阿媽。」

對於父母出錢呢件事，阿康冇話特別抗拒，亦唔覺得特別興幸。呢個係可接受嘅選項，而且佢諗唔到另一個自覺更好嘅選擇。於是就係咁，阿康就置咗業。

阿康同阿琦仲有一個月就舉行婚禮，裝修竣工嘅時間都算係配合得宜。其實大半年之前，佢哋兩個已經密鑼緊鼓咁物色適當嘅住所。阿琦份人好有主見、好有諗頭、好有性格。屋入面處處都睇見阿琦留低嘅刻印，甚至買呢個單位都係由阿琦拍板決定。阿康同阿琦相識七年，拍拖五年，談婚三年。最後論嫁咗年幾兩年，到最近一年先真係落實準備。

未結過婚嘅人以為準備結婚係甜蜜旅程嘅開始，阿康對呢個諗法不以為然。七年可以令好多習慣變成自然，自然就係唔再察覺到佢嘅存在。當一樣嘢持續不變咁喺身邊存在，佢帶嚟嘅感官刺激就會變得拙鈍，好似有塊厚絨布□住一樣，最後淡出、減弱、消失。但結婚偏偏就係打破既有嘅規律，將自然變成唔自然。之前唔察覺嘅事，變成揚起嚟嘅小塵埃，喺陽光照射之下，飄動亂舞，紛擾心靈。結果係，當兩個開始準備結婚嗰陣，呢個亦係佢哋關係最差嘅時期。雙方對於結婚後嘅期望、相處、對將來嘅憧憬、對雙方嘅要求、對父母嘅對待、日常生活嘅細節、金錢上嘅概念，彷彿係遺傳咗由兩個截然不同嘅民族而嚟嘅文化傳統。

睇樓嗰一晚，大家相約喺地鐵站見面，然後先再同經紀會合。放工時段，人頭湧湧，阿康著住恤衫西褲，望住一身OL打扮嘅阿琦由閘口徐徐行過嚟，面上木然無情。尋晚佢哋先拗完一次，大家都覺得對方有種不可理喻道德上嘅錯失，雖然只係有關婚禮場地用邊度好。

「我哋行啦，廢事經紀等。」「嗯。」

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呢個唔係簡單吓對方就搞得掂嘅問題，係讓唔讓步嘅問題，係放唔放低嘅問題。阿康亦心知肚明，自己對選擇嘅忠誠，一定唔及得上佢未婚妻。

為咗緩和氣氛，阿康先開口，語帶溫柔咁講：

「今日返工點啊？劫唔劫？」

「都係咁啦，老細又畀單麻煩嘢我啃囉。」

對話好似喺極北之地、嚴寒之冬撻汽車引擎一樣。一次，兩次，好彩第三次引擎終於發動，由斷斷續續嘅片言隻語，變成尚算連貫嘅對答。問題雖然未妥善解決，但係可以之後再處理，阿康心入面係咁諗。

行到去地產舖，都未踏入舖面，已經有位男士三兩步行過嚟迎接阿康同阿琦。佢哋係第一次見面，經紀係阿琦朋友嘅朋友，所以本身大家係互不相識。呢位地產經紀年約三十，身材矮小，下爬尖削，雙目銳利而且急速轉動。阿康覺得佢有啲似狐狸。

「等我介紹自己先，我叫阿Chris。」佢伸出雙手，面露殷切嘅神情，同阿康握咗吓手。「你哋係樺姐個朋友嘛，即係我朋友啦，大家唔洗咁見外。」

阿Chris好似表演魔術咁變出兩張卡片，笑容滿面咁遞畀兩位。「希望我幫到你哋啦。我都知，結婚搵樓都真係好煩嘅。有冇諗過想揀啲咩？」

「啊...」

阿康想答：「其實冇乜所謂，價啱、面積夠都可以考慮。」但係咁答似乎太過求其。思考之際，阿琦已經搶先一步話：「有咩盤而家睇得？我一睇就知道唔適合㗎喇。」

阿Chris好似冇預計到阿琦會咁進取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，然後瞬間回復返本來精明嘅神態。Chris話要稍等一陣，因為要聯絡吓業主。

「我入去打個電話先。天氣咁熱，洗唔洗飲啲嘢？有水、有可樂、有盒裝檸茶，想飲咩？我去拎畀你

咁。」

「是但咩，咩都得。」「我要可樂。」阿Chris遞過飲品，入咗內房約五分鐘，然後出嚟話可以出發。

夏天嘅傍晚留低烈日嘅餘溫，街上仍然酷熱難忍。阿Chris身上著住成套黑灰色西裝，領呔整齊咁束喺衫領上面，談笑依然自若，雖然言談之間隱約散發住辦工嘅氣息。佢應該係天生嘅傾計能手，即使面對住陌生人，話題都係源源不絕咁。每當某個話題行到掘頭路，阿Chris總係搵到條隱蔽小徑，巧妙咁張對話引導至另一個備用問題之中。閒話家常咗陣，阿Chris面帶笑容，眼神變得銳利，不過絲毫冇帶壓迫感咁問：

「咩，入返正題先。你哋想個廳對邊個方位？東面？西面？驚唔驚西斜？」

阿琦喺我哋後面，所以聽唔到個問題。

「啊...我諗都可以嘅，一陣上去睇睇個感覺。」

「明白，咁想唔想望到少少海景啲啲？定係完全樓景都冇問題？有啲單位可能望到少少山景林景㗎。」

「景方面，我諗自己冇乜太大所謂嘅。山景都好咩。不過其實夠住就可以啦。」

「依，咁係咪想要兩房，定係一房都得？又或者係會重新間過啲房？眼鏡房，或者鑽石廳呢啲則會唔話唔係好鐘意啊咁？」

「啊...都可以嘅。我諗都係睇睇先。睇睇先再考慮吓。」

阿康唔係有心敷衍佢。佢係真心感受唔到啲問題有任何重量。正當Chris繼續提出五花八門嘅選項，阿康眼中注視住雪白棉絮喺身邊縈回環繞，漫天飛揚。

「咩，黃生，你份人都算係幾易話為啲啲。唔似得我另一個客，要求多多，好鬼死麻煩。」

阿康當呢個係稱讚，報以簡單嘅微笑。Chris終於問完，阿康稍為鬆一口氣。

「不過，我見過好多客，當佢哋真係睇到啲單位啲陣，各式各樣嘅要求就出嚟㗎喇。」講嘅時候，Chris咀角彷彿浮現出一閃即逝嘅嘲笑。阿康唔肯定自己有冇睇錯。

「之前有個客，佢都係想買樓自住。本身佢都係話冇乜所謂，咩嘢都得。睇咗幾個單位都話覺得ok。後來有一次帶佢睇一個新到貨嘅盤。佢嗰次一入間屋，成個人同之前唔同晒。對眼發晒光咁，又話自己正正就係想要呢種單位。咁我即刻同業主傾啦。好衰唔衰就係遲咗幾分鐘，啱啱有另一個人畀咗票佢。個客知道咗之後，個樣即時變得幾恐怖啊，鐵青色㗎，好似想食咗人咁。我畀佢鬧到一面屁，又話我遲咗約佢咁話。關我鬼事咩。後來佢嬲爆爆咁走咗，冇再搵過我喇。所以話呢，屋呢家嘢，人總係有要求嘅。」阿Chris靠個身埋嚟，壓低聲線，神色有啲陰沉。

「哈哈，或者我係例外呢。」阿康講笑咁講。

「不過咁好咩？」

阿康仲思考呢條問題嗰陣, 背後傳嚟阿琦把聲：「Chris, 係咪呢一座?」

唔係呢一座, 阿康心入面諗。佢離開墨綠色梳化嘅懷抱, 再一次行到窗邊, 望住對面低層一個單位。佢哋並冇揀到嗰個單位。

嗰一晚, 阿康同阿琦總共睇咗五個單位。第一個係屬於一對年青夫婦嘅, 阿琦覺得層數太低唔接受。第二間間隔比較古怪。第三間見到個唔太友善嘅鄰居, 雖然間屋大致上冇乜問題, 但係印象分大打折扣。第四個單位, 客廳窗口對實另一個單位, 觀感有啲強差人意。以上評語都係出自阿琦把口。阿康唔係話覺得間間屋一樣。佢都有自己喜惡, 都會覺得有啲好啲、有啲差啲。只不過呢啲諗法都唔太實在, 就好似棉絮一樣, 純粹令人紛煩而已。

Chris見到佢哋嘅反應, 面上就算幾精明都好, 都難掩失望嘅神情。第五個單位斷估都食唔到糊, Chris係咁覺得, 不過都循例帶佢哋上去睇吓。

呢個單位係惟一一個交吉單位, 好耐冇人喺度住。阿Chris身軀傾側, 伸手入褲袋, 一邊攞鎖匙一邊解釋。佢話要有心理準備, 因為入面狀況唔算得上係十分理想。Chris將鎖匙插入匙窿, 花咗少少時間先令到個鎖轉動到。之後佢搵實門柄上嘅門制, 伸手將門向內推。大門發出彷彿係獵物被捕獵者捉住嗰陣嘅哀鳴, 伴隨而嚟嘅係刺鼻嘅腐朽氣息, 同埋一陣死沉嘅酸宿味。Chris未搵到燈制, 屋入面漆黑一片, 好似一個帶有惡意嘅黑洞咁。冇耐, 燈刷一聲開著, 一個散發住橙黃色燈光嘅殘舊燈泡懸掛喺天花, 燈座嘅電線光明正大咁吊喺幾個支點上, 仿如水蛇一樣盤旋延伸, 直至駁入電箱為止。燈光開著一剎那, 屋入面幾個位置都有黑影瞬速閃動, 細心啲睇, 係幾隻甲由逃離光明, 擁抱幽暗, 搵佢哋嘅藏身之所。

身經百戰嘅Chris面對住咁嘅場面都覺得有啲唔好意思。佢問：「想唔想入去睇下? 定係就咁算? 你哋點睇?」

「啊...」

「入。」阿琦斬釘截鐵咁回答。

就好似摩西分開紅海一樣, 阿Chris一邊苦笑, 一邊將雜物撥開, 開一條路畀佢哋前進。阿康行近窗口, 想開窗令空氣流通啲。阿琦動作爽快咁視察四圍, 時而眉頭深鎖, 時而若有所思。阿Chris企喺大門附近, 鉅細無遺咁解釋個單位嘅由來, 似乎係辯護, 又似係道歉。我擔任聽眾嘅角色, 阿琦一句都冇聽入耳。

十分鐘後, 阿琦突然開聲：「就呢度啦。」阿康仍然理解句子嘅含意, Chris面上帶住不可思議嘅神情, 將四隻字重覆一次：「就呢度啦?」「係。」

阿康問：「吓? 點解?」阿琦話：「啊...好難解釋。係一種感覺, 覺得呢度幾好, 好適合我哋。所以我揀好咗, 決定好, 就呢度。不過都要睇你覺得點。」阿琦將個波傳返畀阿康。

Chris望實阿康, 阿琦望實阿康; 阿康覺得甚至連身處嘅呢間渾沌房間都彷彿係佈滿眼珠咁, 所有視線精確無誤瞄準佢身上。呢啲無形射線, 好似紫外線咁傳送能量, 令阿康臉頰慢慢變暖變熱。阿康認真思考咗陣, 諗呢個係咪可接受嘅選項。

「並非最佳選項」- 呢個諗法喺阿康心入面不其然咁冒起。不過佢好快就駁斥自己嘅諗法 - 咩係最佳

呢？點先為之最佳？柏拉圖所講嘅「好嘅理型」(Form of the Good) · 唔通又可以以某種姿態墜入凡塵咩？最佳只不過係由次佳選項之中畫一條趨勢線所達到嘅空中樓閣啫。要考慮嘅，只有可唔可行，同理冇冇更好嘅選項，僅此而已。阿康躍動嘅心臟緩緩冷靜落嚟。佢搵返踏實嘅土地，扎實咁佇立喺上面。不安感經由晚風吹送，同翳焗死沉嘅氣味一併吹散。房間空氣變得清新，昏黃燈光好似平靜海灣嘅夕陽，照灑喺佢認真嘅半邊面上。阿康做返佢最熟悉嘅運算。

要問接唔接受到嘅話，阿康認為係可接受嘅。不過當然，佢冇辦法睇見阿琦眼中嘅景象，亦感受唔到阿琦心入面嘅感受。即使外在感官刺激完全一致，經過咗迴然有別嘅神經迴路，得出嚟嘅主觀後果都可以係天淵之別。阿康對呢間屋並冇特別好感。不過佢都想盡快解決尋日鬧交所帶嚟嘅後果，另一方面明白到住屋問題係愈快解決愈好；再者，間屋係點，呢個問題對佢嚟講實在冇乜重量。或者搞掂間屋，所有事都會順利啲呢，佢係咁諗。

阿康深呼吸，早晨清爽嘅空氣注入心胸之間。佢轉身望向大廳，再搵唔到凌亂嘅痕跡，當初殘破不堪嘅印象亦變得模糊不清。寫票、講價、簽約、搞按揭、再寫票、再簽約、驗樓、收匙，一切好似旋風一樣咁進行。到心神定得落嚟，已經到咗裝修新居嘅階段。

幫阿康佢哋裝修嘅師傅叫墨飛，驟耳聽仲以為佢係位文學狂人，筆墨飛舞。後來先知原來佢個英文名叫Murphy。墨飛都係經由朋友介紹而認識嘅師傅。佢哋第一次見面係喺屋苑嘅平台，阿康準備帶佢上去視察新居。

阿康獨自一人企喺管理署外，不時四圍望，尋找類似裝修師傅嘅身影。阿琦近排好忙，成日都唔得閒，所以得阿康一個應付。大概等咗十分鐘，一位身形健碩，皮膚黝黑嘅大隻佬喺不遠處同佢揮手。呢位師傅比佢想象中年輕，大概係四十有五到。佢著住一件合身嘅深藍色T-shirt，卡其色短褲，頭戴住頂白色鴨舌帽，帽舌向後，鼻樑啲住一副Ray-ban飛機師太陽眼鏡，驟眼睇實在睇唔出係個裝修師傅。裝修師傅行過嚟，向阿康伸出粗大嘅手掌，握咗一吓手。阿康從粗糙嘅手感當中確認到眼前嘅確係位裝修師傅。裝修師傅朝氣勃勃咁自我介紹：「我就係墨飛嘞，不過啲人多數就咁叫我師傅嘅。或者你想叫我飛哥都冇問題。」

佢哋一齊行入大堂。等嘅時候，飛哥主動出聲：「你搵著我就啱嘞，我一定幫你將間屋搞得妥妥當當嘅。我識得點搞嘍喇，放心啦。最近成日都幫你呢啲後生仔 - 準備結婚吖嘛 - 搞新屋，你哋要啲咩，唔洗講我都知啦。你放心交畀我就得。」

叮，架到咗。面對飛哥一輪嘴咁連珠炮發，阿康連一隻字都插唔到嘴。

入到，飛哥繼續分享佢對裝修新屋嘅見解。房應該點啊、廚房可以點啊、點整張床啊、啲櫃要幾多啊，似乎一切盡在佢掌握之中。阿康心入面有些少納悶，因為飛哥似乎從冇打算問新屋主人想點裝修。

搵裝修師傅之前，阿康同阿琦都傾過新屋點裝修好。話係傾，實情主要都係阿琦講，阿康聽。阿琦將自己所有要求濃縮咗喺一張手畫嘅設計圖之上。大至房間嘅間隔，小至櫃門門柄用邊隻、浴室掛勾用咩顏色，阿琦都一絲不苟咁寫低。佢亦都將地磚、牆磚、油漆、木料諸如此類嘅材料用excel記錄，縱橫嘅灰白線條中間，框住纍纍嘅貨品編號、購買地點、價錢、公司地址。至於阿康，佢並唔係完全冇意見，佢對新居裝修都冇些少諗頭。只但係你話係咪一定要咁做，佢又冇咁嘅堅持。

惟有一件事係例外。阿康一直都想屋企入面有個開放式廚房，廚房邊要有個高身吧檯，吧檯要對住部

電視，咁佢就可以一邊細味紅酒、白酒或百利甜酒，一邊欣賞經典電影。呢個選項或者真係有啲重量，至少阿康係咁認為。

當阿康同飛哥上到新屋，上面依然係一片頹垣敗瓦。不過或者係朝早嘅關係，阿康覺得間屋比之前平易近人。泛白嘅光線散落喺嶙峋起伏嘅廢墟之上，光與影交疊錯落，似海洋、似顯微鏡下嘅鉛、又似陌生星球嘅地貌。陌生嘅景象，昇到阿康淡然安心嘅感覺。

「嘩，咁難搞。有排清喎。」飛哥睜大雙眼，雙手攤開，發出感歎，但係並冇顯出絲毫不滿。

佢環視四周，腦中即席揮毫。

「啊...飛哥，我哋對裝修都有啲諗法㗎其實。」

「講嚟聽聽。」

於是阿康將帶嚟嘅設計圖攤開，將細項逐一說明，一時指手劃腳，一時畫圈拉線。飛哥企喺佢身邊，有冇聽卻係冇人知道。

到阿康講完，飛哥回應咗一句：「得㗎喇！我有分數。」

停留約五分鐘，佢哋就落樓，之後分道揚鑣。往後嘅日子，成為一場漫長嘅角力。飛哥嘅分數，固然係同阿康同阿琦嘅想象迥然有異。阿琦亦都從不讓步，堅守每分陣地。阿康認為墨飛呢個名同師傅非常相襯，因為可以出錯嘅地方，事實上真係會出錯。阿康對新屋嘅各種諗頭，喺阿琦同飛哥嘅連環炮擊之下，早已經肢離破碎，體無完膚。雖然環境如此惡劣，有一件事係令阿康覺得興幸。自個晚睇樓之後，事情好似比之前順利咗啲。佢同阿琦嘅關係，好似守夜人最後目睹嘅景色 - 喺東邊紫藍色嘅嘅天邊，染咗一抹魚肚白彩。

震動。耳邊傳嚟聲音。阿康被現實嚇一跳。記憶存喺腦入面，由現實而嚟。但現實唔會聽你講，好似墨飛一樣。電話係墨飛打嚟：「喂喂喂，唔好意思，有交通意外塞車，遲十五至二十分鐘。」刷一聲，嘟嘟兩聲，喺第三聲之前，阿康將電話放入褲袋。

回憶被打斷，阿康抬頭觀察新居，幸好同記憶之中十五分鐘之前一樣。不過記憶並唔可信。每次將回憶重播一次，我哋都成為篡改歷史嘅罪人。每次喺跳板一躍而下，挺直身軀，潛入更深更沉嘅記憶之中；每次都只不過係成為一個講故佬，將各種素材重新烹調至另一道菜餚，供人享用。只不過，當下嘅現實，總係自告奮勇去擔當準繩同尺規嘅角色，限制住天馬行空嘅可能性。黑色鏡面櫥櫃反射出呆滯嘅目光。可以嘅話，阿康更想去篡改現實。

個一晚放工嘅時候，天氣翳熱到好似喺玻璃屋入面一樣。阿康頸背冒汗，企喺人龍中間，等待有冷氣嘅巴士緩緩駛至，目的地係新居嘅屋苑。獨自上新居已經成為阿康嘅日常，每隔一日，佢都要上去視察進度。更重要嘅係，佢要睇吓新居有冇好似一粒慧星偏離軌度一樣，嚟住遠方某個高熱星體邁進，最終只會燃為灰燼。阿康當然要避免咁嘅事發生。日復一日嘅路程同動作昇華至一種禮儀。入大堂、點頭微笑、搵、門門、上升、插匙、開門、視察、搵錯處、匯報、打電話、角力，呢一切都係按部就班，有既定次序，有既定方式，有既定動作，係一連串嘅儀式。程序一環扣一環，背後彷彿接通埋藏喺現實背後嘅規律，甚至喺阿康心入面形生咗一種神聖嘅歷史感。雖然實際上，佢都只不過係行禮如儀、機械式將每個步驟務實咁完成。

到佢踏入大堂嘅一剎那，天空將苦苦抑制嘅壓力一下子發放。雨水有如繁星墜落，水銀傾瀉，銀光閃

動。雷電化身成極端嘅脈象，倏然湧現，倏然靜止，雲層忽光忽暗，形成紊亂嘅循環。阿康冇預計聽到咁大聲嘅雷鳴，所以都嚇咗一嚇，不自覺同身旁嘅看更阿姨搭話：「嘩，又會突然咁大雨嘅。」連阿康日常嘅規律都被打亂。

阿康行到口，攞上廿九樓，嚟到熟悉嘅大門前。佢打開門，開燈，企喺房中心，辨識有冇嶄新嘅資訊需要留意。面對住鐵黑色鏡面櫥櫃、雪白色人造石檯面、銀灰色鋅盤同水龍頭，阿康硬係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嘅唔自然感覺。

啊，係吧檯。廚房已經成形，但係阿康所要求嘅吧檯則遍尋不獲。廚房檯面嘅人造石花紋彷彿浮現出一個個狀甚無辜嘅面容，極力解釋自己同呢件事完全無關。

阿康以為自己會氣上心頭。但係佢冇，連自己都覺得出奇。一層灰濛嘅霧雲環繞住情感，所衍生嘅只係納悶同失望。不過有如冷水淋喺身上一樣 - 開頭會劇凍，之後甚至會變得和暖；當重量淋喺心頭，總有一日會變輕，甚至好似棉絮飛揚。

阿康冇打畀飛哥。佢咁做，唔係因為知道飛哥唔肯輕易就範幫佢重造。而係佢發覺咗一件事。有好多選項，即使唔係自己所揀，但係當有一日佢哋被可能性嘅國度放逐，落入凡間成為現實，原來都可以變成可接受嘅選項。面前呢個既定事實都係可接受嘅選項，阿康木無表情咁諗。

既然雷聲已經將規律打破，阿康亦無意恪守以往嘅法則。佢落樓，向住屋企相反方向前進。佢唔想返屋企住，佢想去飲杯酒。或者咁講，佢唔係想飲杯酒，只係想逃離一種力量。佢搭上港鐵，經過幾個站，落車，打算轉去下一條線。十點鐘，離日落已經相距幾個鐘。不過對港鐵呢隻巨大生物嚟講，賴以維生嘅管道依然繁忙，各種有機物喺佢身體裡面傳遞、穿梭、交接同轉化。阿康喺月台之中，似乎係畀巨大潮浪推撞，無意識咁隨波而流。

佢去到中環站，由一條小路轉出大街，踏上德己立街，再轉入蘭桂芳。雷雨似乎已經完成任務，悄然離去，又喺萬物表面上留低有如露水一樣嘅痕跡。阿康從來都冇嚟過蘭桂芳飲酒，呢度係規律以外嘅陌生境界。或者嗰一股巨大力量喺呢處並無效用，阿康心諗。

黑夜即使張牙舞爪，卻無法將呢度攻陷。喺橙橙黃黃嘅底色之上，頭頂有無數隻胡錦鳥展現七色絢彩，恣意飛翔，舉聲啼叫，將渡鴉驅趕。連群結黨嘅後生仔，有幾個腳步浮浮，有一位軟癩癩咁坐喺地上，頭陷入雙膝之間。大家講住無意義嘅對話，笑住無意義嘅笑。一對外藉男女帶住好奇嘅眼光擔天望地，盡量記錄低異國情懷。當人意識到自己只係短暫嘅過客，對每一個景象都會格外珍惜。另外有一對本地嘅情侶，男嘅官仔骨骨，女嘅衣香鬢影，係一對佳人。只不過，華冠麗服之上托住嘅係苦瓜咁嘅樣，約會似乎唔太成功。仲有位駝背老叟，頭垂髮墜，雙手緊握住長型手推車嘅手柄，穿過七彩隧道，步履蹣跚咁前行。

阿康漫無目的咁行，心入面有個奇想。佢覺得自己好似愛麗斯，追一隻趕路嘅兔仔，喺不知不覺之間，漸漸遠離日常嘅世界。阿康行出蘭桂坊，轉向左；再行前幾步，見到對面嘅Fringe club。

之後嗰幾分鐘發生嘅事實在係嚟得太急，要到阿康坐低落嚟，抖一抖氣，佢先有時間回想啱啱發生咗咩事。

新居（中）

佢見到一隻白兔。係貨真價實嘅白兔，唔係戴住單眼鏡，手執陀錶，身穿禮服，兩腳直立匆匆趕路嘅兔仔。白兔企喺對面馬路，用血紅嘅眼珠注視住阿康。阿康打咗個冷震。白兔嘅神態同眼神話到畀阿康知，呢隻並唔係普通走失咗嘅寵物兔。阿康並唔眼瞓，亦有食藥飲酒，佢唔認為自己處於換態意識。佢猝一猝眼，再望。兔仔依然喺度，紋風不動，眼神透射出堅毅嘅光芒，似乎唔會咁易放棄。

阿康有兩個選項，一係理，一係唔理掉頭走。不過佢尚未思索之先，身體已經蓄勢待發。喺阿康提起腳嘅半秒之前，白兔搶先一躍，迅如疾風，連跑帶跳，拉開同阿康之間嘅距離。白兔衝過馬路，沿住雲咸道奔馳。阿康緊隨其上。追唔夠幾步，佢見到白兔閃身跳入一間地舖。阿康趕至，舉目一望，上面係塊大型招牌 - 啞黑嘅表面，透射出「Ori-gin」兩組字嘅白光。阿康右手自動握住門柄，將門拉開。

一陣幽幽涼風向外飄盪，阿康覺得好似有對冰冷嘅玉手輕撫自己面龐咁。呢一下大動作嘅開門，令到舖頭蘊釀以久嘅空氣霎時默止，顧客不約而同轉身擰轉頭，向呢位不速之客投以好奇嘅目光。阿康定一定神，思考發生咩事。好彩顧客好快對佢失去興趣，店入面嘅時針再次轉動，大家回歸習而為常嘅時間線當中。

Ori-gin入面，燈光暗淡，四周昏昏沉沉，隱約睇見裝潢係以啡黑色為主調。右面有一大捧紅磚牆，左面係一個長方型吧檯。一層交叉網格包圍住吧檯上方。網格中間有幾個大半圓開口，成為接通顧客同調酒師嘅唯一通道。沿住牆邊係一張張方形木紋檯，檯上都放住一杯蠟燭。點點燭光安穩晃動，恰似一個個星系中心；人係流盪者，被殘弱嘅恆星吸引住，緩緩轉動。

阿康左顧右盼，想尋找白兔嘅蹤影。但係環境昏暗，要搵都唔容易。阿康雖然覺得唔好意思，但係抱住一試無妨嘅心態，行近吧檯，向一身黑色打扮嘅調酒師打聽。

「啊...啊...可能有啲唐突，想問吓啱啱有冇見到一隻白兔入過嚟？」

調酒師似笑非笑，不置可否。

「白兔就冇嘞，Jack Rabbit就有，有冇興趣飲一杯？」

阿康諗返啱啱講個句，自己都覺得尷尬難堪。好在調酒師神色溫柔，似乎叫佢不必介懷。阿康拉出其中一張吧檯凳，坐喺上面。

「唔好意思，講埋晒啲奇怪嘢。」

「哈哈，唔緊要，人總會喺某啲關頭見到啲只有自己先睇得見嘅嘢嘅。」調酒師微笑，平和嘅語調帶住友善，一啲批判意味都冇。

阿康諗住還掂本身都想飲酒，如就索性喺度飲。

「我好少落酒吧飲酒，有冇咩酒推介？」

調酒師喺身後拎咗個菜單。

「我哋呢度有好多唔同款嘅酒㗎，你對啲咩有興趣？」

「不如你幫我揀㗎。」

「嗯...咁啊，一係The Last Word？酸酸甜甜咁，幾醒神。話唔定幫到你搵你搵嘅嘢。」

「好㗎。」

「嗯，好好好，請你等等，好快過嚟。」遠處有位男士揮手呼叫調酒師。

「我陣間過嚟整畀你。㗎，講咗咁耐都未介紹自己嘅，我個名叫Jack，依家暫時喺Ori-gin呢度做調酒師。」講完之後，Jack步履輕盈咁行過去顧客身邊。

阿康單手托腮，望住面前嘅酒櫃發呆。酒櫃上面有林林總總嘅酒，全部都係阿康唔識嘅。阿康又諗起消失咗嘅嗰張吧檯。其實阿康並唔係真係咁鍾意飲酒。咁點解當初想要張吧檯呢？呢個諗法幾時注入腦入面㗎呢？點解會一直喺心入面縈繞？無論阿康點諗，佢都諗唔起原因，所以就作罷。頭頂天花喇叭播住音樂，到咗呢一刻阿康先留意到呢件事。Sgt. Pepper'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悠然傳入耳中。Hearts係眾數，又點會lonely呢？阿康失笑，笑自己有咁無聊嘅諗法。

「諗起咩開心嘢？」Jack好似笑面貓咁憑空出現，露出好奇嘅微笑。佢遞過一個酒杯，裡面裝住半透明、淺青色嘅液體。「你嘅The Last Word。不過大家通常飲完呢杯酒，就會開口講the first word㗎喇，哈哈。」Jack打趣咁講。酒吧入面人唔算多，Jack今晚嘅工作尚算輕鬆。

阿康接過杯酒，細心端詳，然後杯邊貼住唇畔，淺嚐咗一啖。一陣酸甜清新嘅涼意流入喉嚨，伴隨住微微嗆喉嘅感覺。

「覺得點？」

「幾好㗎。」

「咁就好。」Jack將自己手上杯酒一飲而盡，滿足咁微笑：「呢間酒吧叫Ori-gin，食個gin字，其實即係專做氹酒嘅。你啱啱飲嗰杯The Last Word都係氹酒溝青檸水、蕁麻酒同瑪拉斯奇諾櫻桃酒。本身鍾唔鍾意氹酒？」

「啊...其實之前冇特別飲過。」

「喺咁多種酒之中，我對氹酒情有獨鍾。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冇冇興趣聽吓我講氹酒嘅故事？」

阿康覺得Jack把聲低沉渾厚、略帶磁性、婉柔跌宕，好似一部歷練嘅低音大提琴一樣，聽落令人舒暢。阿康興趣盎然咁伸出手，做出「請講」嘅手勢。

「我成日都覺得蒸餾酒個英文名好有趣，叫Spirit，靈魂咁話。我都信酒係有唔同嘅靈魂㗎。伏特加太中立、罌酒太甜美、特基拿太孤僻、拔蘭地太老，都係氹酒比較適合我。氹酒同伏特加本來係好似，不過有樣嘢令佢嘅靈魂昇華到另一個層次。有個比喻係我後生嗰陣諗到嘅，或者有啲長篇大論，或者冇乜大不了；但係對我嚟講，佢係我人生一把重要嘅尺。Gin呢個英文名，嚟自荷蘭文嘅jenever。再推上去，字源就係嚟自拉丁文*juniperus*，亦即係杜松子。*juniperus*再拆開，就係指『青春』同『萌生』。

Jack斟多杯酒，但係並冇飲到。

「年青係衝動同愚蠢嘅。我曾經衝動到即興飛去東歐歷險，愚蠢到有預備回程嘅錢；衝動到踏上教堂，愚蠢到傷害兩個愛我嘅人。於是我迫自己學識成熟。我不斷背誦、不斷做、不斷背誦、不斷做，好似預備考公開試咁，最後成功將佢銘記於心。過程當中我又學多咗幾個概念，譬如成熟嘅人要識得『距離』、『理性』同『接受』，好似樹幹同樹枝嘅關係一樣。

「三十歲嗰年，我揀定咗一個籠，準備入去長居，直至老死。我唔係晦氣咁揀，亦唔係求其決定。我係經過多重考慮、細心衡量，最後達到理性嘅結果。好似一個電腦程式咁，輸入幾個參數，經過一堆迴路，輸出某個結果，就係咁。係一種不容置疑、毫無例外嘅肯定。不過呢個究竟係穩重嘅選擇，定只不過係必然嘅因果，我都慢慢分唔清楚。

「嗰排我好鐘意睇魯布·戈德堡機械嘅短片，因為我覺得腦入面都有部差唔多嘅機械。一粒小鋼珠喺起點靜默等待。某個機關被突然觸動。嘩。銀色球體接受由引力而嚟嘅加速，沿住既定路徑同規則慢慢轉、一直轉、向下轉。轟轟轟，細細粒鋼珠轉嘅時候會發出好似野獸沉厚嘅低號，下次你可以留意吓。鋼珠會推卸各種離奇古怪嘅機械，滑輪啊、橡筋啊、紙杯啊、天秤啊、油壓泵啊、法碼啊、火機啊、鏈仔啊、齒輪啊，咩都有。咁終點係咩呢？見證住無數次驗證牛頓定律依然運作嘅碰撞，又係為咩呢？冇嘍。我曾經見過一個機械，經過無數次推推撞撞，最後只係為咗將枝啤酒倒落個杯度。我諗我個腦或者都係咁運作。結果早有定案、軌度早已預設，經過一輪漫長過程，最後只係決定飲唔飲眼前呢一杯酒。哈哈，都幾好笑㗎諗落。

「再過多幾年，我突然諗唔明白，理性咁死有咩意義。如果我憑住理性而生，帶住理性而死，都只不過係一堆粒子碰撞。咁我唔理性咁生，唔理性咁死，都係另一堆粒子、另一個氣球、另一嚟法碼、另一條魚絲；然後達至另一杯酒、另一段感情、另一種遺憾；最後同一種死。咁有咩分別呢？過程當然係有唔同，我知。但係過程唔同，最終嘅結果都係虛無，咁有咩分別呢？可能我真係唔係咁聰明，睇唔到個竅門。哈哈。」

Jack摸一摸後尾枕，靦腆苦笑。佢繼續：

「就係嗰排我愛上咗氹酒。機械繼續運轉，但係零件好似愈嚟愈複雜咁。我開始睇唔穿個過程，不過我清楚個結局係點。我知道自己會放唔低，停咗喺度，一邊衰老，一邊冀盼住七老八十嗰陣會睇得開。但係粒鋼珠已經行到好遠，前面嘅機關早已觸發。係一條單行線，冇得返轉頭。就算時間有所謂物理上嘅對稱，熵都唔容許鋼珠向後倒帶。無論我點思考都好、做咩都好，似乎都只係同一條路、同一個結局。每晚幾杯gin and tonic，幫我短暫解構呢個龐大而無謂嘅機械。

「有一次喺某個聚會度見到佢。佢已經結咗婚幾年，老公係個對佢好好嘅男人，又有一個嬌滴滴嘅女，生活得幸福美滿，呢啲我都知道。或者喺呢一點上，我甚至比佢有更深體會。嗰晚我哋寒暄咗幾句，交換咗聯絡方法。之後問唔中約出嚟飲杯嘢食餐飯傾吓計咁。有幾次仲同埋佢老公出去飲酒嘍。每次見到佢，我都諗，或者粒鋼珠可以轉去另一個站、觸發另一啲機關、去到另一個終點呢？但係每當我靜落嚟，理性咁分析，循住機械嘅機理同法則去推斷，我就知道前面其實不過係同一條路，都係冇彎轉。假如我打算做任何例外嘅嘢，我就必定係個不折不扣嘅蠢才，又係個不負責任嘅賤人。係冇得返轉頭。

「有一晚，當我放工返到屋企，屋企四周圍籠罩住厚沉嘅悶意。呢陣悶意伸手可及，仿佛當我掄手一撥，萬千旋渦會將我捲入更深更渾沌嘅迷霧裡面。我悶到發癲，坐立不安。想搵啲嘢做，又咩嘢都唔做。霧霾將成間屋佔據，無論我行到邊、做乜嘢，嗰陣令人窒息嘅空氣都絲毫冇減退嘅跡象。我無路

可退，於是就斟咗杯gin and tonic。」

Jack稍作停頓，若有所思，好似喺雜亂無常嘅廢墟當中搵珍重之物一樣。佢將手上杯酒一飲而盡。

「唔記得係五杯定十杯定廿杯落咗肚之後，我以為會醉，再順理成章咁匿入夢境。點知嗰晚愈飲，個腦竟然愈嚟愈澄明。每一啖都好似幫隻錶上鏈咁。但係分針秒針並唔係順時針咁轉，而係逆時針轉。睇住一圈又一圈，我就諗返起舊時。我諗返起年青係衝動同愚蠢。就喺嗰一刻，有把聲喺我耳邊響起：『邊個話衝動一定係愚蠢呢？』我先至發覺呢個係自己一直以嚟嘅前設。我從來都係將兩者視為對等，確信不疑。只不過，假如我衝動走去東歐，但係又帶夠錢呢？假如我衝動步入禮堂，但又冇傷害人呢？『邊個話衝動一定係愚蠢呢？』衝動幾時成為咗愚蠢嘅替死鬼？

「我隱約感覺到冇啲嘢正喺度滲透全身，由天花板、地板、酒杯、檯燈、窗口、大門，四面八方，緩緩擴散，用不規則嘅邊界，將我包圍，將我框住，一點一滴咁滲過嚟。佢一時好似日冕嘅火舌，伸手過嚟挑釁我；一時又好似羅馬軍隊嘅龜甲陣，一面銅牆鐵壁嚟住我緩緩推進。佢好似無形但高密度嘅氣體，逐漸將霧霾取替，步步進逼，要用我身上嘅七竅同毛孔鑽入體內。我並唔係講比喻。當時身體真係有種異樣嘅感覺，喺度蘊釀一種能量咁。

「我本身想掙扎，但係每一吋肌肉都好似畀人換成鉛塊咁，完全出唔到力。眼前畫面突然變成舊式電視畫面，先係一陣雪花，然後倏然一閃，全部變黑。一點白光喺屏幕中心發出臨死嘅信號，一瞬間動，最後歸於暗淡。隔多一陣，畫面又突然打開，影住一個白色背景，同Matrix嘅某一幕差唔多。你有冇睇過Matrix？」

阿康答話：「有啊。」

「係嘞，就係嗰種空白、空無一物嘅感覺。鏡頭慢慢擺向左，影住一個男人嘅背面。男人面前係一座巨大嘅魯布·戈德堡機械，好似怪獸一樣，蜷伏喺地面。男人面前有一條紅線，紅線將佢同機械隔開。我睇唔見男人嘅表情，不過佢似乎專心致志觀察機械嘅運作。楓木製成嘅零件各安其位被安放喺唔同部份。大小不一嘅齒輪好似一朵朵轉動嘅花，蝸桿轉軸將轉動力矩輸出，傳遞至遠方另一處花瓣。粗鐵枝被扭成羊腸九曲嘅軌道，化身成一條長蚯蚓，左穿右插，四通八達。蒸氣機關吞雲吐霧嘅節奏，同竹制鹿威敲落石頭嘅脆響同步化為一體。督...督...督...。附近兩枝電桿劃出耀眼嘅紫色電弧，點燃由滑輪懸垂嘅火把。辦公室水機噴出潺潺清水，竹水道將流水引導至一個大水輪。大水輪上面有塊哈哈鏡，鏡入面嘅世界變幻無常。帶有磁力嘅鐵球輾到去一塊木柱林立嘅斜平面，仿如走入寒冬之下光禿禿嘅樹林一樣。鐵球跌跌撞撞，以不規則嘅路線曲折前行。斜平面之上鋪咗塊纖薄嘅木紋膠板，膠板上放咗無數隻腳底鑲有磁石嘅木馬。當磁鐵球喺木馬腳下經過，木馬就被賦與一閃即逝嘅生命，喺佢短促一生之間，恣意奔馳。七彩琉璃珠沿住賽道奔跑，幻彩絢麗，紛紛亂亂。去到終點，一粒粒琉璃珠整齊排列，機關將暗門依次開啟，每次只係畀一粒穿過，將琉璃珠導入透明玻璃管道，送去遠方不知名地方。立體聲低音喇叭嘅振膜強烈震動，卻聽唔到音樂。四葉式風車平穩轉動，但唔覺有風。一道實木門交替開合，但係睇唔出當中嘅意義。一面魚旗好似凋謝嘅植物咁，頹然下垂。

「男人不發一言，依然細心觀察。佢個頭有時緩緩移動，好似跟住某樣物件嘅移動路徑咁。有時突然放棄追蹤，抬高頭將視線隨機擲去另一個坐標之上。間唔中又會見佢膊頭一起一伏，似係深深嘆一口氣。有時磨拳擦掌，表現得心急如焚。仰首俯首，左顧右盼，踱步停步，蹣跚不下；男人應該係搵某樣嘢。

「呢個畫面維持咗十幾分鐘。我係出唔到聲嘅旁觀者，只可以默默觀察。之後突然見佢伸手一指，手舞足蹈，膊頭抖動，好似喺度開懷大笑咁。似乎已經搵到要搵嘅嘢。下一刻，男人挺直腰，莊嚴咁提起腳，堅定咁跨過紅線。開始倒數計時。

「男人毫不猶疑，向住機械某一點邁步。鏡頭緊隨住男人嘅身影移動。六十秒。男人以不急不徐嘅步速接近機械。機械似乎都留意到男人嘅動靜，提高警覺。督督聲響得更加頻密。男人到達機械底部，身邊密集嘅齒輪好似千萬隻老鼠吱吱叫。四十五秒。男人仔細端詳佈滿古靈精怪零件嘅牆壁，好快就搵度兩塊白色麻布。麻布釘喺一個木框上面。木框就係出入口，大細僅僅足夠一人爬過。男人掀開白布，烏低身穿過木框。不過鏡頭過唔到去，所以當白布再次閉埋，男人就從眼前消失。鏡頭急速拉後。我見到機械氣急敗壞咁運轉。一下一下嘅督督聲匯聚成一聲長響。曲柄同活塞快速抽插，鋼面上泛起淡淡紅光。琉璃珠前仆後繼堆湧上前，由賽道傾瀉而出，散逸喺下一層水泥平台，噠噠作響。齒輪高速旋轉，似乎就快頂唔順，抖動晃動，發出嘞嘞嘅呼叫聲。成座機械猛烈搖動，驟睇好似抖顫一樣。三十秒。

「嚓一聲，鏡頭一轉，我睇見某個閉路電視嘅影像，畫面顯示住白布遮蔽嘅空間。男人亦都喺影像入面，不過依然淨係睇到背面。閉路電視影像質素非常之差，但係好彩仲睇得見房入面嘅情況。間房四四正正，係一個正立方體。四面牆、地板同天花都鋪咗比外面更密質質嘅齒輪同路軌。所有零件快速運作，睇落好似腸壁蠕動一樣。房間中心放咗一張三腳圓檯，檯上面有隻晶瑩剔透嘅酒杯。天花板中心有一個細窿，細窿駁住一條鐵線織成嘅管道。管道好似莽蛇一樣盤旋向下，對住一個木制。木制瞄準住一條橡筋，橡筋扯實一隻楓木造嘅旋臂，旋臂尖端鑲住一個銅制實驗鉗，鉗嘅內側有兩塊白色軟膠，軟膠夾住嘅係一枝直立嘅“ The Botanist”。似乎只要觸動適當機關，旋臂就會傾側酒樽，將清澈無色嘅氈酒傾注落酒杯入面。呢度應該就係終點。二十秒。

「男人直行到房中心。垂吊落嚟嘅管道毫無動靜，似乎粒鋼珠有排都未嚟到。男人右手握實樽頸，嘗試將佢扯出嚟。不過銅爪同佢鬥力，死都唔肯放手。男人好似冇預料到對手會有此一著，神態同動作睇落有啲急躁。十五秒。男人發覺鬥力都唔係辦法，所以鬆開手。佢突然靈機一觸，一手搶起酒杯，用力向下掙。酒杯失去本來嘅形態，化身成碎片，散落周圍。男人執起一塊銳利碎片，對準軟膠部位，快速前後鋸動。十秒。軟膠出現一個小缺口，男人繼續用力將佢開。五秒。男人雙手緊握樽頸，扎穩馬步。四秒。男人出力拉扯，手臂壯如岩石。三秒。酒樽由缺口突破而出。兩秒。男人將樽口對準喉嚨，酒水好似缺堤一樣湧入體內，直至喺咀角滿瀉出嚟。一秒。男人瀟灑咁將酒樽拋落地，酒樽瞬間裂成兩半。男人面對鏡頭，面上帶住勝利嘅微笑。

「就喺嗰一剎那，所有零件突然停頓，一切噪音霎時靜止；仿佛機械覺得驚訝愕然，冇預計到結局居然係咁。下一秒，機械崩裂，化成灰塵，傾倒下墜，灰飛煙滅。轟隆轟隆，砰鈴硼爛。閉路電視訊號斷裂，鏡頭轉換到原先嘅畫面。龐大嘅機械四分五裂，零件各以唔同速率轉化成微粒，塵雨灑落地下，物件失去既有形態，傳出雜亂無章嘅白色噪音，所有訊號失去意義，熵值提升至最高。最後，剩低落嚟嘅，就只係一個灰黑色嘅土丘，孤零零咁存在喺白茫茫嘅空白之中。而嗰個男人，原來就係年輕時嘅我。

「成個畫面突然急劇變細。土丘變成黑色一點，白色畫面縮細成一個小方格。影像繼續遠離，成為小光點，喺漆黑嘅屏幕中心發出垂死嘅光芒。最後，白點歸於暗淡，屏幕漆黑一片。鏡面屏幕反照出我自己。我瞓咗喺梳化度。

「我望出窗，一片黑暗，不過遠方隱約泛起深邃藍色。我睇一睇電話，原來已經係凌晨五點幾。我斟咗杯酒，灌落肚，然後換衫出發。我決定好要做一件愚蠢嘅事。我仲記得落到街，天氣清爽，萬物寧靜，間唔中聽到班鳩咕咕啼叫、同埋馬路上稀疏嘅引擎聲。我覺得成個人輕鬆舒暢。一路行，我喺度諗：我準備做一件又衝動又愚蠢嘅事，咁係咪代表我年輕呢？不過身體嘅腰酸背痛幫我解答咗呢個問題。我又諗，咁我同後生嘅自己有咩分別呢？以前我愚蠢，但不自知；而家我明知愚蠢，但依然去做。咁代表啲乜？或者可以咁講，後生嘅我係個無能嘅結果主義者，嗰一日嘅我，係一個刻意嘅蠢材，

要從愚蠢抉擇之中發掘出賴以維生嘅人生意義。

「我去到佢屋企樓下，個陣七點都未夠。我打畀佢，電話入面聽得見佢滿腹疑惑，一頭霧水。我問佢可唔可以出一出門口，落一落嚟，我有嘢想同佢講。佢先係沉默咗幾秒，然後支吾咗幾句，最後都答應咗我嘅請求。佢話要稍為梳洗一吓先。我喺樓下等，諗結局會係點。冇耐就見到佢著住灰色T Shirt、白色短褲，一臉狐疑咁望住我，急步行過嚟。佢老公喺佢背後，用奇異同充滿戒心嘅目光打量住我。

「我同佢講：『我知道你會覺得好荒謬同離譜。但係我想話你知同你分開之後其實我一直都放唔低。會唔會有一個機會，我哋可以重新嚟過？』我直望住佢，見到佢由狐疑變成混亂，由混亂變成驚慌，一面蒼白。『痴線㗎？』佢擰轉頭望一望老公，面上係帶住咁神情我睇唔到。下一刻我就見到佢老公面如死灰，金剛怒目，大步向前，將老婆拉去自己後面，向住我大喝：『咪搞我老婆！』話口未完，佢已揮動拳頭，指骨硬班班咁打落我塊面度。

「我成個人仆咗落地，好鬼狼狽。之後論論盡盡咁企返起身，單手揸實鼻樑，防止鼻血噴灑出嚟。另一隻手做出抱歉嘅姿勢。『咁樣嚇親你哋，唔好意思。多謝你哋，我以後都唔會再嚟打搞㗎喇。』我擰轉身，面上不由自主咁露出勝利嘅笑容，好似年輕嘅個位自己一樣。我流住鼻血笑住走，十足十個傻仔咁，但係心情無比自由舒暢。之後我就再冇同佢見過面喇。另外，我都順便辭咗份朝九晚八嘅工，邊打散工，邊學調酒。後來不知不覺之間，調酒師就已經成為咗我嘅工作同身份。」

Jack已經講完，阿康卻有短暫一刻無法理解呢一點。佢呆咗幾秒，思緒仍然停喺奇幻嘅畫面上。大家有幾秒靜默。然後阿康恍然大悟，碌大對眼望實Jack。

「吓？成件事係真事㗎？」

「睇你點介定為真？」

「我係指嗰啲奇怪感覺啊、電視影像啊、咁機械啊、去搵返你前妻啊之類啲。」

「唔...我諗同你見到白兔一樣咁真啱。」

Jack嘴角上揚，展現一絲同情嘅微笑。阿康仍然未收返難以置信嘅表情。或者係頭先聽得太入神，又或者係酒吧入面空氣頗乾燥，阿康喉嚨乾裂難受，於是佢拎起酒杯，呷咗一啖。

「你有冇諗過，如果萬一佢話同你喺返埋一齊，咁你會點？」

「唔..我一直都係打定輸數。不過如果佢真係咁講，我諗我會當場拒絕佢，叫佢負返應負嘅責任啱。」

「你份人真係得意。」

Jack露出神秘嘅笑容。

「等我整多杯畀你啦。呢杯我請嘅，要你聽我講咁耐嘢。」

然後Jack就好似識得隱身咁，退到黑暗之中消失。

於是得返阿康一個。佢一邊飲住酒，一邊諗返Jack所講嘅故事。就好似一首歌入咗腦咁，呢個故事都一樣縈擾不散。Jack似乎有唔少客人要應付，所以冇乜時間再去理阿康。阿康坐喺吧檯邊，一杯又一杯，好似一部機械咁，無意識按照程序處理呢一連串嘅動作。

唔知幾時開始，酒吧播放住日本舊曲。耳邊響起結他撥弦聲同埋一把溫柔嘅嗓音，歌名叫《青春之影》。捕風捉影。或者自己都捉影，阿康心諗。大門嘅玻璃容讓街燈隨意穿透，Welcome一字反轉印喺酒吧木地面。阿康雙眼凝視出口。仿佛自己入咗嚟之後，就冇人再推開過呢度大門。嗯，自己又幾時走好呢？

佢再望一望地下反轉咗嘅welcome，發覺同之前有少少唔同。有一個小黑影。阿康視線向上移，好快就同一對鮮紅色嘅眼對上。白兔安靜坐喺門外，石像一樣，眼神堅定直視阿康。阿康即刻叫Jack過嚟埋單。

「呢度唔洗找。」

阿康二話不說，想立即奪門而出。當佢向門口再望，白兔已經失去蹤影。不過喺下一刻，佢見到一幕比起白兔、比起舊式電視、比起魯布·戈德堡機械更難相信嘅畫面。佢見到阿琦喺門外經過，有個男人喺佢隔離，拖住佢隻手。

新居（下）

「咩事咁趕？」阿Jack語帶關心咁問。

阿康語塞，思維同發音器官同時產生混亂。佢發出幾下無意義嘅喉嚨聲，然後腳步浮浮咁行去大門度。推開大門向左望，佢依然見到同一幅畫面。唔係幻覺。眼前仿佛係一齣虛構嘅電影，投射喺白布幕上面。而阿康係一個旁觀嘅觀眾，望住發光嘅畫面，觀察住劇情發展。

佢見到兩個有講有笑；見到阿琦嬌柔咁笑咗一聲、輕輕力打一打男人左肩；見到個男人撫掃阿琦嘅髮絲；見到男人截咗一架的士；見到對面有個外國人拖住隻狗散步；見到男人幫阿琦開門；見到前面有紅綠燈轉燈；

見到男人喺阿琦額頭錫咗一啖；見到車尾嘅紅燈；見到阿琦提起雪白嘅小腿；見到車尾窗嘅橫紋；見到橫紋透露出阿琦嘅頸背；見到車牌係AH1624；見到男人揮手道別；見到車身白色藍色嘅保險廣告；見到阿琦對住男人拂一拂手腕、叫佢快啲返屋企啱；見到綠色半圓牌、上面寫住五人座；見到車軚轉動；見到男人企喺度望住離去嘅的士；見到的士喺某個彎位消失；見到男士伸一伸懶腰、向住街尾緩緩慢步；見到天上嘅月亮、蒼白得帶有些少惡意；見到自己個黑影。呢一連串嘅影像，以蒙太奇方式喺阿康眼中播映，毫無原因，毫無道理可言。密集嘅剪接，失去咗現實嘅意味，將各種物件、形狀、線條、光影同顏色刻印喺眼球背面。每一個細節、每一個意象、每一個比喻、每一個意涵，阿康都一滴不漏咁存入腦中。

返到屋企，阿康嘅思緒同褲袋入面嘅耳筒一樣盤根錯節。佢用姆指同食指，小心翼翼咁拉出一條、跨過一條、轉一轉圈、攝返入去，嘗試解開一兩個結，不過好快就放棄呢個麻煩嘅舉動，將成餅線隨意攪喺書檯之上。阿康清楚自己應該要憤怒，亦以為自己會憤怒；但係佢冇，連自己都覺得出奇。理由同情感之間，好似有萬丈咁遠。自己想要啲咩？新居嘅吧檯？就快成為老婆嘅阿琦？不過，如果或得或失都係可接受嘅選項，阿康開始懷疑自己有冇從來想要過一樣嘢。嗰一晚佢訓唔著，喺度思考自己想要過嘅嘢，心情沮喪，直至迷迷糊糊咁失去意識。

第二朝起身，阿康佢諗起一個實際嘅問題：我同阿琦點好？最簡單就係扮唔知，照常結婚。呢個係依從慣性運動最簡單嘅做法，唔洗諗太多。一係就攤牌，然後分手。但係五年嘅感情亦唔係話咁易放棄到。不過，無論阿康點揀都好，佢對阿琦嘅態度都起咗根本性嘅改變。之前明明係向住好嘅方向進發，而家卻好似有層膠膜包住咗兩人咁，無論聲音、表情同意義都冇辦法有效咁清晰傳遞。連阿琦都意識到呢一點。除此之外，阿康發覺到另一件事：自從第一次見到隻白兔之後，佢間唔中就會出現喺佢左近。毫無預告咁出現，毫無先兆咁消失。

新居嘅裝修已經完成得七七八八，到咗揀傢俬嘅時候。阿琦興致勃勃咁拜訪唔同嘅傢俬舖，有大型連鎖店、小型樓上舖，有賣高檔傢俬嘅、亦有平民貨色嘅。阿琦不厭其煩收集林林總總嘅貨品目錄，孜孜不倦咁研究尺寸、造料、款色同顏色。而阿康只係喺一旁觀察，甲定乙、A或B，對佢嚟講都係差唔多。對住一個冷淡、冇反應、長期不自覺咁潑冷水嘅未婚夫，阿琦心入面都累積住不滿。

落大雨嘅一晚，阿琦同阿康決定上新居睇睇。新居大致上成型，有幾捧牆已經油上新簇簇嘅油漆。臨時電線大多數已經拆走咗，四周圍睇落尚算整潔。燈飾未裝上去，一盞大黃燈泡依然喺天花板度垂吊落嚟。阿琦拎住把拉尺，呢度度吓，嗰度度吓，好似倉鼠喺籠入面團團轉一樣。阿康企喺窗邊，望住雨水打落樓下平台，見到擔住遮嘅人匆匆行過，遠方偶爾閃出一下藍白色嘅光芒。阿琦問：「梳化覺得要幾深好？會唔會食得太多位？」阿康話：「唔，都OK嘅我諗。」阿琦忍唔住：

「O咩K？你有冇聽我問題？」阿康話：「你知我有咩所謂㗎啦。」阿琦冷冷一句：「冇所謂冇所謂，你不如話結唔結婚都冇所謂啦。」

阿康本身並唔係想咁講，但係最後都衝口而出，連佢都唔明自己點解會咁做。佢話：「都係㗎。」阿琦呆咗，有幾秒想出聲，但係出唔到聲。阿康索性豁出去：「還掂都係你揀嘅啫。買邊個單位又好，間屋點裝修又好，買咩傢俬又好，同邊個一齊都好，都係你揀㗎啦。我有咩所謂啲？」「你...你講咩話？」「你揀去同人幽會嗰陣，唔通又有問過我想點咩？唔緊要啦唉。」

阿琦面上變到好似雪一樣白。閃電閃過嗰一刻，更突顯出嗰種恐怖嘅蒼白。阿琦腳一軟，坐咗喺窗臺度。「你知道咗...?」「係啊。」「你聽我解釋...」阿琦雙眼開始濕潤，表情非常著急，但係越急就越講唔出。佢深呼吸一啖，眼淚卻係潸潸而下，由眼角不斷湧出嚟。

「我...我...對唔住...件事唔完全...唔係...係我都唔喺...但係唔係你所諗嘅...開始準備結婚嗰陣...我覺得大家好似好唔夾咁...嗰陣我好不安...好驚...好怕會揀錯...嗰陣我搵咗佢傾心入面嘅感覺...可能當時同你關係麻麻...所以同佢傾覺得好安心...自己不知不覺有啲動搖咗...我知道咁樣係好唔喺...對唔住...對唔住..不過後嚟我好認真咁諗.....我諗我自己到底想要乜嘢...我發覺自己想要嘅係你...我想要嘅，係你同你努力咁過...於是我已經好決絕咁同佢斷咗關係...同佢講清楚晒...因為我揀咗你...但係我唔敢同你講呢件事...對唔住...對唔住...對唔住...對唔住....」

「你揀你揀，又係你揀，乜都你揀，咁我揀咩啊？揀一個會出去搵另一個男人嘅未婚妻啊？」阿康冷言冷語。

阿琦抽噎住咁講對唔住，好傷心好傷心咁道歉，佢明白自己做咗啲過份嘅事，一方面自責，一方面覺得自己將會失去未婚夫。

「我知...我知我做錯咗...我知自己唔值得再被信任..但係我真係好想繼續同你一齊...」阿琦用眼淚汪汪嘅雙眼直視阿康。「但係無論你點揀都好...無論你選擇繼續一齊...定係要分開都好..我都會接受...我已經揀咗要同你一齊...但係呢一刻我揀咩已經唔再重要...我會等你做呢個決定...今次係你揀..係你揀...對唔住」

阿康胸口一緊，成個氣氛令佢啞唔到氣。佢不發一言，奪門而出，逃離呢間未完成嘅新居。阿琦無力咁憑住牆邊，眼淚一直一直流。阿康行入，臨門一刻，睇到一對紅眼喺外望住佢。

之後嗰兩個星期，阿琦同阿康都有主動聯絡大家。有一日電話突然響起，唔係阿琦，係飛哥打嚟。

「喂，星期六朝早得唔得閒？你畀埋尾數，我畀匙你。」

「啊..好啊。」

阿康行入睡房，入面有張即場造嘅地臺床，上面放住張四呎半嘅新床褥，床褥上面未有床舖、未有枕頭、未有被舖，只係見到一條條交叉凹凸嘅條紋。阿康嘗試幻想自己同阿琦喺上面，但係很快就打消呢個念頭。佢行去窗邊，窗外面充滿住早晨日光嘅朝氣。窗口對住嘅係屋苑嘅另一座。阿康漫無目的咁望，視線畀某個畫面吸引住。

係一間睡房，淺藍色嘅牆身，灰白色嘅木紋大衣櫃，貼牆放住張雙人床。床中間有兩具身體，好似雕像一樣，靜住唔郁。阿康仔細端詳呢件藝術品。係一男一女，應該係一對同佢年紀相若嘅新婚夫婦。女嘅身材嬌小，好似洋娃娃一樣，身體捲曲成蝦米狀，雙手形成鬆散嘅拳頭安放喺男人個肚上面，額頭貼住男人胸膛側跟，長髮凌亂散落喺男人嘅手臂上。男人穩重咁平臥，右手手臂穿過流水一樣嘅髮絲，前臂向下屈曲，輕輕掂住女人嘅膊頭。柔和嘅朝日灑喺呢對互相依偎嘅新婚夫婦身上，佢哋面

上面雖然冇顯示出咩特別表情，卻係散發住一種純潔嘅光芒、安全嘅氣息、充滿信任嘅感覺，好似一杯溫暖嘅牛奶一樣。呢個畫面，同星期六安靜祥和嘅朝早混為一體，成為一幅令人睇落好舒服嘅圖畫。

阿康注視住呢對不知就裡嘅夫婦，愈睇愈出神。眼前嘅影像開始變化，淺藍色嘅牆漸變成白色，雙人床變成一張地臺床。攤喺床上面嘅雕像，面上刻出嚟係阿康同阿琦嘅樣貌。

阿康覺得身體入面有啲嘢咁一聲咁斷開，然後佢開始怒火中燒，心入面湧現一股從未有過嘅憤怒，一種絕對嘅憤怒。一團熾熱嘅火球喺心入面燃燒，似乎想燒晒所有嘢。阿康好清楚一點，就係嗰個畫面係唔會屬於自己嘅。無論佢點揀都好，結婚又好，分手又好，都唔會成就到嗰幅令佢艷羨嘅美麗圖畫。唔會。同佢無關。唔會有咁嘅信任。唔會有咁嘅自然感。唔會有咁嘅關係。唔會有。唔屬於佢。

不可接受。

佢行去玄關，喺袋嘢入面拎出一個大鎚。

不可接受。

白兔企咗喺阿琦設計嘅書櫃上面，筆直咁望住佢。

我唔接受。

阿康雙手握柄，側身，雙手一揮，鐵鎚硬綁綁打落白兔身上。一堆木屑濺落地下。

唔可以接受。

回頭一望，白兔跳咗喺茶几上面。阿康腳步蹣跚，好似飲醉酒咁行埋去，大力一揮。砰呤。阿琦所挑選嘅茶几碎裂成幾千塊碎片。白兔輕巧咁避過。

唔再想接受。

阿康瞄準住梳化上面嘅白兔，用力一掙。大鎚打穿皮面，入面嘅聚酯纖維飄散而出，好似綿絮一樣咁飛揚。

唔會再接受。

阿康拎起鐵鎚，用力咁敲落去吧檯本應存在嘅地方。白兔幾個碎步跳開，避過接二連三嘅攻擊。腳底下嘅地磚裂成花瓣嘅圖案。

有一種厭惡感喺阿康心入面滾瀉出嚟。佢厭惡呢間屋，厭惡呢間屋所代表嘅一切。不過即使喺狂怒之中，佢知道自己恨嘅唔係阿琦，係呢間屋所代表嘅自己，一個從來冇所謂、以至唔再識得有所謂嘅自己。阿康憤恨到流淚。喺模糊嘅視線之間，阿康繼續追蹤住白兔嘅位置，將大鎚一下一下咁鋤落去。隨住白兔優美躍動嘅舞步，阿康愈掙愈起勁，木屑飛散，牆灰四灑，屋入面塵土飛揚。阿康進入咗狂亂狀態，好似《春之祭》咁，揮動住鐵鎚翩翩起舞。

喺呢個過程當中，阿康身體隨住慣性郁動，腦入面卻諗唔明一點，點解會流淚呢？上一次流淚係幾時呢？過度嘅情緒好似缺堤咁湧入荒蕪乾裂嘅河床上面。然後下一刻發生咗一個戲劇性嘅轉變。阿康突

然咧嘴而笑，大聲啞：「我明白喇，我有救喇。我唔接受，我唔接受，我唔接受！哈哈哈哈！」阿康由狂亂變成興奮，口入面念念有詞咁講出「唔接受」三隻字。

隔左冇耐，大門傳嚟鎖匙聲。門一開，飛哥企喺門口。望到眼前不可思議嘅景象，似乎嚇到魂飛魄散，呆咗企喺度。阿康擰轉身，用最歡樂輕鬆嘅語氣同佢講：「師傅，畀多單生意你做，好唔好？」